

“守卫在您出征的地方”

■韩莹 黄东

情到深处

—

深秋，集安，鸭绿江静静流淌。

江畔，慕名而来的游人凭栏而立，远远地注视着那座饱经沧桑的钢铁动脉——鸭绿江国境铁路大桥。70多年前，在夜幕掩护下，志愿军官兵大步跨过鸭绿江，他们的身后是渐行渐远的故乡。

每每临江眺望，孙绍哲总会想起素未谋面的太爷爷。确切地说，太爷爷是孙绍哲的爷爷孙广忠的堂大伯，名叫孙松山，是一名中国人民志愿军战士。他1951年3月入朝作战，时年24岁。战争胜利了，他却没有回来。

70多年来，孙家人始终没有放弃寻找孙松山的下落。从奔走联系军地相关部门，到借助网络平台查找线索，他们始终没能找到确切信息。

1950年11月，孙松山被编入中国人民志愿军第15军某机炮连任排长，随部队从川黔滇边开赴河北进行整训、改装。北上途中，孙松山时隔5年重返故土。此时，父亲已因病过世，他只在离家不到20公里的汤阴县与三叔短暂相聚。

“我要救国去了……敌人很猖狂，都打到东北家门口了，等我回家。”这是孙松山留给家人的最后一句话。

一别不复相见。抗美援朝战争结束后，孙家人捧着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

军区革命军人家庭优待证明书，准备迎接他们的英雄，却没有等来。

“我爷爷是孙松山的三叔。他以前总是念叨着，说没想到那是他们见的最后一面。当年我才三四岁，连我都是听长辈们说起，才知道我还有个堂大伯。”78岁的孙广忠眼眶里泛起泪花，“总得让他知道，家人一直在等他回来。”

二

孙绍哲一家在豫北城市鹤壁生活。每年寒暑假，他都会跟着爷爷回到农村老家教场村。老屋大门的正上方，挂着一块“烈属光荣”牌匾。爷爷每次回去都会把它取下来，仔仔细细地擦拭一遍。

孙广忠是位有着60年党龄的老党员。在孙绍哲的记忆里，爷爷走进堂屋时，常会停下脚步，抬头看看那块牌匾，有时还会发出一声轻叹：“你太爷爷去朝鲜打仗，再也没有回来……”年幼的孙绍哲不懂烈士的含义，只是懵懂地想着：朝鲜在哪里，太爷爷长什么样子，为什么没回来？

上小学时，一次因调皮捣蛋，孙绍哲被母亲严厉教育了。那天下午，爷爷拉着他的手走进了鹤壁市烈士陵园。驻足烈士墓前，爷爷郑重其事地对孙绍哲说：“你太爷爷跟这些烈士一样为国牺牲，至今长眠于异国他乡。你要懂事，好好读书，不要辜负烈士们的牺牲，丢了咱们‘烈属家庭’的脸。”夕阳西落，仿佛给每位烈士的名字镀上了一层金边。孙绍哲好像明白了什

么，轻轻点了点头。

1959年前后，一封来自国防部的信寄到家中。从朝鲜运回的伤员里没有孙松山，部队多次寻找他，也没有结果。两个月后，这块“烈属光荣”的牌匾送到了家里。家人将牌匾挂在老屋大门正上方，更将心底的期盼，化作永恒的思念。

三

“爷爷年纪越来越大，很少再提起太爷爷的事了。”孙绍哲回忆，只有在被他缠得没办法的情况下，爷爷才零零碎碎地说几句：“你太爷爷是15军的，就是死守上甘岭的15军……”部队说，他牺牲后可能是就地埋在战场了。”

高考结束后，孙绍哲选择报考军校。

“好，当兵好！”父亲拍了拍他的肩膀，爷爷也一连说了几声“好”。他们都认为，这是对孙松山最好的告慰。

2023年，从军校毕业的孙绍哲主动申请到东北军营服役。当他踏上这片黑土地，第一次站在鸭绿江边时，童年关于朝鲜在哪里的疑问，有了具象的答案。

去年冬天，家乡文史委启动英烈事迹编纂工作，工作人员找到孙广忠。通过查阅资料、抢救性采访、信息互证，孙松山烈士的人生轨迹逐渐清晰。今年元旦，孙绍哲探亲回家，爷爷将写有孙松山事迹的材料递到他手中。那个在孙绍哲记忆里模糊了20多年的身影，渐渐变得清晰。

孙松山，1927年3月出生于河南省

鹤壁市教场村一户农民家庭；1945年3月加入八路军，亲历抗日战争最后阶段的战斗；解放战争时期，其所在部队历经改编重组，由晋冀鲁豫边区八路军军整编而成第二野战军，他跟随部队相继参加了鲁西南战役、渡江战役等重要战役……

据太爷爷的一位战友生前回忆，那年孙松山所在部队到达朝鲜后，经过短暂休整和训练，很快投入战斗。一次，他们奉命在一座无名山上打阻击。机炮连阵地三面受敌，孙松山带着战士们打退了敌人的一次次冲锋。待敌人的炮火轰炸过后，他们根据敌方炮弹落点，预判出敌人的火炮位置，向敌方阵地发起猛烈炮击。这场战斗异常惨烈，敌人死伤千余人，我方4个连仅剩50余人。在武器装备和兵力悬殊的情况下，他们坚守数天，胜利完成上级赋予的阻击任务，为后续部队推进与展开赢得先机……

关于太爷爷的描述尽管不多，却给了孙家人莫大的慰藉。如今，孙绍哲驻守的地方，离国境线不远。“太爷爷，我守卫在您出征的地方。”他脚下的从军路，与太爷爷当年的出征路，已经血脉相连。

江风拂过，孙绍哲仿佛看见了当年的场景。斗志昂扬的志愿军队伍奔赴战场，其中就有太爷爷孙松山。牺牲的他什么也没有留下，却又把最宝贵的东西留了下来——那就是对家国深沉的爱。

“家人记得您，您便一直活着。您用生命保护的山河，我接着守！”孙绍哲在心里许下承诺。



那年那时

父爱沉默如山，父爱亦温情似水。自我参军后，每次探亲归队，父亲都会把我送到火车站。他从不多言，只是帮我拎着沉甸甸的行李，一路默默地跟在我身后。到了检票口，他把行李递到我手里，叮嘱一句“路上多喝水”，便站在原地看着我检票、进站。

那次归队，我需要先从家乡小镇乘火车到市里，再换乘另一趟火车去部队驻地。第一趟火车的发车时间是早上6点。父亲天不亮就起床帮我煮好鸡蛋，将保温杯装满热水。时间还很早，火车站里人迹寥寥。他帮我把行李放在检票口旁。我转身准备检票，又被他叫住：“要不我送你进去吧，反正也早。”

我愣了一下，点了点头。那时，站台的灯光还未熄灭。晨雾蒙蒙中，父亲帮我把行李放到上车点，依旧没说些什么，只是站在一旁看着我。列车进站了，我让他回去，他只是点点头，却没有挪动脚步。

火车缓缓启动，我隔着车窗朝父亲挥手，却看到他跟着火车慢慢往前走。晨风吹起他的衣角，他鬓角的白发在灯光下格外显眼。那一刻，我的眼眶突然有些发热。

到了换乘车站，我刚走出车厢，就看到父亲站在站台出口处张望。他看到我，快步迎上来，接过我的行李。我非常惊讶：“爸，您是怎么来的？”他挠挠头，有些不好意思地说：“你坐的是普速慢车，下一趟火车刚好是城际快速列车，比你这趟早到10分钟呢！我上车补了票，想着能多陪你一段。”

换乘时间只有半小时，父亲带我找好候车区，又买去了热乎乎的包子和豆浆。他反复叮嘱：“第二趟车人多，看好行李，到部队记得报平安。”我点头答应，看着他忙前忙后的身影，心里五味杂陈。直到我检票进站，父亲还站在候车区的入口，朝我挥手，眼神里满是牵挂。

后来，我问父亲，为什么突然决定坐下一趟车送我。父亲沉默了一会儿，说：

父亲送站

■王重兴

“那天，看你拎着那么多行李，一个人换乘可能不方便，我心里不踏实。”母亲在一旁补充道：“你爸啊，就是嘴笨，其实他心里最牵挂你了。”

去年冬天，我归队时，下着小雪，站台上湿漉漉的。父亲帮我把行李放好，反复摩挲着我的外套：“外面冷，到部队多穿点，好好工作，不用惦记家里。”火车开动时，他站在雪地里朝我挥手，雪花落在他的头上、肩上。我隔着车窗，也朝他挥手，泪水模糊了视线。

我坐在火车上翻看手机里父亲的照片。我终于明白，父亲的爱从不是轰轰烈烈的告白，而是藏在检票口外的张望里，藏在赶往换乘站的护送里，藏在风雪中的伫立里。这份沉默的爱，像一束温暖的光，照亮我的军旅路，让我在大戈壁坚守时，始终有勇往直前的力量。

爱在边关

■艾碧



说句心里话

我的爱人是一名边防军人。我们的故事很简单，他是我闺蜜的同学。和他相识后，我们之间好像有一种天然的亲近感与默契。随着相处时间越来越久，我们聊的话题也越来越深入，两颗心慢慢走近……

那时，我对军人的理解停留在影视剧中的军人形象，希望有一天能嫁给军人。和他相识的第五年，我们开始商量婚礼细节——我甚至偷偷绣好了一对带有“平安”字样的枕套，想着婚后送给他。可就在这时，他突然打来电话说：“我们分手吧。”

那天，电话那头，电流声混杂着呼啸的北风。我攥着听筒反复追问“为什么”，得到的却只有一句“别问了，是我不好”，我们的通话便结束了。

我看着那对绣好的枕套，眼泪涌了上来。都到了谈婚论嫁的地步，他突然提出分手，这是为什么？我百思不得其解。

后来，我揣着攒了半年的工资，瞒着家人“北上寻夫”，心里想，就算分手也要知道原因。从重庆坐绿皮火车到吉林，窗外的景色从青绿变成枯黄，再到一片雪白；转乘汽车去边城临江市时，气温已经降到零下20多摄氏度，车窗上结着厚厚的霜花；最后一段路，我坐上三轮摩托车，听着车轮碾过积雪，发出“咯吱咯吱”声……3000多公里路程，我记不清换乘了多少趟车，只记得手脚被冻得发麻，心里却像燃烧着一团火。第四天，我终于站到了他部队的大门口。

“他在离这里很远的哨所呢。”部队大门口哨兵的话，让我一下子蒙了，“嫂子，雪太大了，路也不好走……”

“我要是不去，你以后恐怕连喊‘嫂子’的机会都没得喽！”我抹了把眼泪，几乎是带着哭腔用重庆话向哨兵说。再难也要去。包车！包车去他的哨所。就算大雪封山，我走路也要走过去。战士们能走的路，我这个“准军嫂”也能走。

就这样，我又踏上了旅途。车在崎岖的山路上行驶，树越来越多，路越来越窄，雪越来越厚……一路上，汽车发动机好几次熄火。我蹲在雪地里陪司机师傅修车，冷得直哆嗦。我想，这条路我走了这么多年，他和战友们一直在这样的环境里执勤站岗、放哨巡逻，可他只对我说过，边关的雪很美……

傍晚，车终于修好了。司机师傅顾不上吃饭休息，就把我往连队送：“姑娘，我早点送你过去，你也好好有个地方休息。”司机师傅的话，让我在落寞中感到一缕温暖。来到男友所在的连队后，连长听我说完来龙去脉，连忙让人煮了碗热面条，安排我住进招待间。那晚，我彻夜未眠。

第二天一早，连长特意用电台呼叫男友，让他赶回连队。中午，听到“突突”的摩托雪橇声，我急忙跑出去。

男友像一阵风、一团雪那样奔来了，雪橇扬起积雪，落在他的身后。他穿着厚厚的大衣，戴着棉帽，浑身都是冰雪，整张脸只露出两只眼睛。我看见他的眼睛里闪着泪花……

在那个瞬间，我一路积攒的不解、委屈都随风而散了。我们紧紧地拥抱在风雪中。

“你家庭条件好、文化水平高，还是老师，我……”他的声音带着颤抖，“这里条件太艰苦了，我不能自私，让你跟着我受苦……”他道出了分手的原因。

我终于释然了。他不是不爱我。因为爱，所以才选择放手。在风雪中，我告

诉他：“你要相信我们重庆妹子的坚强。军嫂，也是一个‘兵’。”

那天，我跟着他去了哨所，还跟着他一起巡逻，看了茫茫雪山。在界碑上的“中国”二字前，他握着我的手，约定：“执子之手，与子偕老。”

后来，我才知道，他调到的这个哨所，方圆百里无人烟。这里没有水，没有电，一条土路是他们与外界联系的唯一途径。我身处繁华的都市，他在艰苦偏僻的哨所，现实中的差距让他产生种种顾虑。他就这样自我矛盾着，痛苦着。在一次去百里外的镇上采购给养时，他鼓起勇气给我打了那通“分手电话”，随后便乘车返回了哨所。

“想家了咱就爬高山，月圆看到月牙弯，燃起青春的热血，拥抱边关辽阔的长天……”这首歌深情讲述了边防官兵的生活。我曾多次听说过边关的故事，而当我真正来到这里，才了解边关真正的模样，体会到边防军人的不易。

2006年5月，我们结束8年恋爱长跑，牵手走进婚姻殿堂。婚后，我们相隔两地。女儿出生时，爱人坚守在哨位上。等他回来时，孩子已经出生4天了。探亲假结束时，他抱着孩子红了眼眶。女儿学说话时，第一次在电话里模糊地喊出“爸爸”，爱人在电话那头半天没出声……

那些年，我一边在学校教书，一边照顾女儿。夜里，孩子发烧，我抱着她往医院跑，路上想起爱人在边关巡逻的身影，咬着牙也没掉眼泪——我知道，他守着“大家”，我要守好我们的“小家”。他也从未辜负这份信任，在岗位上努力工作，多次立功，成了单位的先进典型。

爱人志在边关，我的爱便扎根在了边关。2013年，我辞掉老家的的工作，带着孩子随军到边关，被安置到当地政府工作。业余时间，我还参加了许多公益活动，义务资助了3名贫困学生。前些年，我和爱人有幸结识了驻地20多位抗战老兵，帮他们做家务、理发，陪他们聊天……

没想到，点滴付出换来诸多回报。我不但光荣加入了中国共产党，还被评为“吉林好人标兵”“吉林省最美军嫂”，家里也先后挂上了“全国最美家庭”“全国文明家庭”牌匾。

和爱人结婚近20年，总有朋友问我，你带着孩子从大城市到边关，到底值不值？每次听到这个问题，我总会想起那年在雪地里，爱人从风雪中归来的模样，想起界碑前他坚定的眼神，想起女儿说“爸爸是超人”时的自豪——这就是我的答案。我爱他这个人，所以深深理解他肩上的责任，和他志在边关的坚守。



秋千上

我是一只快活的小鸟

飞吧，飞吧

飞进妈妈的怀抱

她的歌谣裹着暖阳

飞进爸爸的臂弯

他的故事闪耀星光

小秋千啊

高高荡起

飞扬的笑声充满甜香

陈玮配文

定格

不久前，新疆

军区某团一级上士

肖贵（右一）和丈夫谢路豪一

起轮休。图为夫妻俩陪孩子

荡秋千。

杨晓光摄

家有“小军迷”

■韩丹

都成了“住在手机里的人”。后来，我母亲在电话里告诉我，儿子每晚睡前都要把绿恐龙放在他的左边，粉红豹放在他的右边，说：“绿恐龙是爸爸，粉红豹是妈妈。”然后紧紧搂着它们入睡。听着母亲的讲述，我的心里很不是滋味。

今年，儿子到他爸爸部队驻地的幼儿园上学了。领到星空迷彩样式的园服那天，他兴奋得不肯睡觉，要求他奶奶给我打视频电话。“妈妈你看！”他在镜头前不停地转圈，“我也有迷彩服了！”

学习敬礼时，儿子学得格外认真，放学回家还要反复练习，一会儿对着镜子比画，一会儿在视频里问我：“妈妈，我的手这样做对吗？”那身迷彩服，让幼小的他懂得，军人举手投足间也有不容忽视的规矩。

上个月，我休假回家，给儿子网购了一套儿童长袖体能服。那天，快递刚到一家，他就迫不及待地要拆开包装看看。换好衣服后，他牵起我的手就要去营区健身房，还仰起稚嫩的小脸，一本正经地说：“妈妈，我要练力气，长大去

当兵！”看着他认真的模样，我忍不住将他紧紧搂在怀里。还有一次在他爸爸所在单位，战士们在操场上训练，儿子看得入神，有样学样，拿起玩具小手枪，二话不说往地上一趴，嘴里还喊着“砰砰砰”。那股认真的劲儿，俨然一个小小的战士正在“训练”。

昨晚视频通话时，儿子对我说：“妈妈，我觉得你穿军装时很帅气。我过生日就4岁了，等我长大，也要穿军装，要像你 and 爸爸一样，保护大家！”这句稚嫩的话，让屏幕这头的我眼眶发热。我忽然明白，军装不仅是我和爱人的戎装，也在潜移默化中塑造着孩子的品格与志向。

在营区里，我经常看到这样的画面：孩子们排好队，模仿官兵走队列；哨兵换岗时，常有孩子驻足敬礼；林荫道上，时常回荡着稚嫩的“一二一”……儿子和许多小军娃们或许还不能完全理解军人的职责使命，却在一次次目送父母归队、等待父母归家的过程中，将对军装的热爱，深植心田。



茅文宽绘

迷彩军娃



因为我和丈夫都是军人，所以儿子从小对军装有着天然的亲近感。那时，他一哭闹，婆婆就把他抱到我和丈夫的军装合照前，哭声便会渐渐停止。

军装合照，成为儿子认识爸爸妈妈的媒介。记得他11个月大时，婆婆逗他：爸爸在哪里？他便摇晃着走到合照前，踮起脚尖，小手准确落在爸爸的军装上：“爸爸！”稚嫩的嗓音里，充满了自豪。

